

宋史

百一四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五 宋史四百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兼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崔與之 洪咨夔 許奕 陳居仁

劉漢弼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叅軍常平倉父弗葺慮雨壞米撤居廨瓦覆之

郡守欲移允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
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
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
轉徙乎況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
歲適大歉有彊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為
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
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
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賈糴令民自槩通判邕州守武
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開漕司檄與之攝守叛
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發遣

賓州軍■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
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
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荬民或取葉以代茗
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皆
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
為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為海上
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迺疏為
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
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援廣東
循梅諸邑戒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

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
顏戮戮守瓊遂行之召為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
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更為欺者必杖之
莫不震栗金南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
閣權發遣楊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
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既至
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
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
夾土城往來為易以甃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
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

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楊州兵久不練分彊勇鎮
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
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為之
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
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
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
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
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
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瑋承密劄取
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瑋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

宰相言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琚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答廟堂曰兩淮分任

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
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
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
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為祕書少監軍
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
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
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
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
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為叛卒所逐總領楊
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為煥章閣待制知成都

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劔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

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
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
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
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初金人既
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
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洋州以歸與之
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
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謀得之
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
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

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為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

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為言
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它日
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
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
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
退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
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
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
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

既親政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
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
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
廣州先是廣州推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
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
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
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
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
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
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

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
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
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叅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
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
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
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
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
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
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
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

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
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
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
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
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
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
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
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
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
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

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
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
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
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
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
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
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垂異皆非細故
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
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
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

髮寅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皋主簿